

焦點人物 FOCUS

從日常中，發掘東方新象

銅雕家蕭啟郎專訪

Find a New Oriental Image in Daily Life: An Interview with Sculptor Chi-lang Hsiao

採訪・攝影／黃芳琪 Fang-chi Huang・圖版提供／蕭啟郎

沒有學理高深的前衛、沒有令人眼花撩亂的炫技，一件單純用來表現童年記憶的作品，土土的，卻在2014年法國羅浮宮國際藝術展中榮獲「民族文化傳播獎」，一夕之間成為華人百大藝術家中銅雕藝術的代表。銅雕家蕭啟郎的〈回外婆家〉讓中外人士驚豔的地方是什麼？答案可能就隱藏在他數十年的生涯裡。

羅浮宮裡的東方印象

乍見羅浮宮國際藝術展中國選區組委會以「來自東方印象」為主題的徵稿啟事，中國五千年來的文化隨即浮現眼前。要如何選出與這段歷史長河有關的東方印象作品參賽？這個看似嚴肅而龐大的主題，卻未帶給蕭啟郎許多壓力。初選時他即選定具有東方印象但不分國界、能讓人感同身受的情感來表現。「三輪車是早期每一個國家中都有的交通工具，而回外婆家則代表著『年初二回娘家』的在地風俗習慣。」蕭啟郎接著解釋，早期沒有機械動力的時代，三輪車完全是靠著車夫一踩一踏的勞力來縮短空間上的距離，而這一踩一踏，也踏出了人間的喜怒哀樂，儘管路程時有顛簸，小小的車廂搖來晃去，但卻載著無價的記憶。與金獎得主黃文誠〈春



天裡〉「微風散發，縷縷閒情，刺骨寒
冬已被忘記……」富含政治想像之作品相
較，蕭啟郎的〈回外婆家〉選擇更貼近市
井小民的日常生活。

時間回到2013年6月，羅浮宮國際藝術展邀請歐、美、亞、澳等各國藝術家赴巴黎參展，藉以展現全球藝術現況與發展趨勢。報名藝術家需在短短兩個月內把通過初選的作品運送至廣西參加複選，通過的作品才有機會到法國與來自七十二個國家的藝術家參加總決選，有金、銀、銅、優秀作品獎、最佳創新獎、最具潛力獎、最佳原創獎、民族文化傳播獎等獎項。在獎項之外，展覽所提供的平臺，也讓世界各國藝術家得以交流。

創作中的銅雕家蕭啟郎



〈回外婆家〉跳脫早期車體顏色的限制，改用昔日臺灣社會最普遍的紅、藍、綠三色來表現。

羅浮宮所舉行的現場人體素描活動，藝術家們或趴或臥、盡興作畫的身體姿態，透露了各國民情。

為了充分運用這次與國際藝術界互動的機會，蕭啟郎除了全程參加開幕式、頒獎與閉幕式外，讓他印象深刻的還有隨同展覽舉行的一場學術交流活動，各國書畫專家在活動中精心繪製人體素描，他也露了一手，僅憑當場借來的粉彩顏料，就展現出了東方含蓄內斂的獨特筆觸，和其他國家創作者以幽默詼諧、浪漫超現實的表現手法大異其趣。主辦單位也依應主題「來自東方印象」提供了許多現場講解與實作交流的機會。在會場之外，蕭啟郎更走訪

巴黎、米蘭、威尼斯、梵蒂岡等地，欣賞〈蒙娜麗莎〉、〈大衛像〉、〈最後的晚餐〉等作品，並利用機會觀察國外的建築物風貌與交通概況，領會各種環境因素與藝術創作之間的關係。他舉例說，好比目前聖彼得大教堂的出口外，除了可以看見教廷的瑞士籍衛隊穿著米開朗基羅設計的紅黃藍制服，保護梵蒂岡的安全，其儀式也是文藝復興風格的沿襲。在獲獎與國際交流之外，這些走訪與觀察都構成了他此行寶貴經驗的一部分。



從童年記憶找尋心靈力量

〈回外婆家〉刻劃的是一對母子坐著三輪車前往外婆家的情景，衣著樸素、提著黃色包袱的母親和穿著紅衣的兒子一俯一仰，在三輪車的弧形車蓋下構成了一幅渾然天成的親子圖，車夫脖子上呼應著包袱色彩的黃色毛巾為三人製造了隱性關聯，其布滿風霜與皺紋的臉做為這件作品最突出的門面，便成了這幀鄉土圖像的時代標記。蕭啟郎以細膩但不帶戲劇性的線條與

色彩構現了臺灣早期社會的日常一景，而這幀鄉土剪影就來自他的童年記憶。

蕭啟郎1958年出生於彰化，從小就受母親影響喜愛畫畫塗鴉，國小即開始接觸水墨畫，就讀社頭國中美術科時更於縣鄉境內之大小比賽屢獲佳績。不過這只是開端。進入東方工業專科學校美術工藝科後，舉凡素描、水彩、油畫、雕塑，所有課程都在這個時期開啟了蕭啟郎的視野。他在那段求學過程中，一點一滴累積手感與技藝，後來在學校當成重點發展的商品設計教育下，獲得了設計相關獎項。畢業後，蕭啟郎學以致用，先後於中國電視臺美工部、大統百貨公司企劃組等擔任美工布景、企劃編版等工作。但這些都無法滿足他創作的心。若干年後，他轉入房地產業擔任廣告企劃行銷工作，為了讓工作盡善盡美，他從進入工地挖地基到換算建築圖的坪數、估算工地開挖時所需的鋼筋水泥用料量等都親身參與、了解，這段人生歷練進而啟發了他對空間結構的認識、材料用量的估算。

從蕭啟郎近年的作品中，不難發現這段歷練留下的痕跡。〈春耕〉、〈閒話家常〉、〈戲棚人生〉等作品，都有著對空間結構的嚴謹安排：結構如建物地基般四平八穩，張力均等分布，內斂的穩健表現所營造出的「安家」情感，成了其創作的最大特徵。蕭啟郎認為「一件作品的好壞，從最初搭設支架就能看出端倪，如果支架做出來搖搖晃晃，那不管自身的技術有多純熟，在泥塑階段就直接影響了作品不完美的呈現。」這個道理就好比蓋房子時打地基的重要性一般。在〈舊情綿綿〉中，他更透過窗櫺火燒磚的細膩處理，展現建築材料的內蘊之美。建築思維於創作概念中的融入，也奠定了蕭啟郎創作生涯



的基礎。

蕭啟郎 春耕
53×40×61cm 青銅

在這同時，「鄉土」則成為蕭啟郎作品的情感底蘊。「與現代社會忙碌相對，鄉土意識是一股平衡與舒緩的力量……鄉土藝術這條路不僅僅是創作方向上的選擇，更因為其恬適的意境，最能表現我真正的性格以及內心對自然的嚮往。」從這段〈蕭啟郎雕塑典藏目錄〉中的自述，可以看出鄉土藝術是他對自己與成長於農村的童年時光重新詮釋的方式。臺灣早期農村生活的樸質意象與田園風貌，對蕭啟郎而言，是一種與現代社會的快速忙碌進行心靈協調的方式，徜徉於大自然的童年記憶被喚醒為一股舒緩的平靜力量，為生活與創作帶來源源不絕的能量。但這



〈舊情綿綿〉以年初二回娘家為主題，在門聯顏色上少見地以大紅色來表達喜慶的感覺。



蕭啟郎 青青草原
45×17×28cm 青銅

種回憶的反芻不是一種濫情的表現。以他參展第十六屆中部雕塑展的作品〈豐收〉為例，此作除了記錄童年的心境感受外，「情感」也透過觀察而成為蕭啟郎將過去與現在結合的媒介。水牛不再是早期社會中刻苦瘦弱的象徵，而隱藏著如貨車這種現代版水牛一般壯碩充沛的力量。〈青青草原〉中厚實的牛背穩穩托住嘴角洋溢笑意的小男孩，所刻劃的就是這類典型的蕭氏童真。其他如〈母愛〉，也充分展現出農村社會大家庭食指浩繁，母親不僅多數時候都在田中辛勤工作，也須把嬰兒就近放在身邊照顧，孩子餓時也顧不上其他，立即在田邊哺乳的景象。在蕭啟郎的心鏡照射下，寫實而具象的刻劃生出了新意：

就如母親哺育幼兒，大地也持續滋養著我們，讓我們得以在無所不在的滋養中成長茁壯。〈老月琴〉、〈童年〉等作品則是蕭啟郎以具十足的解剖學基礎、而非以人物素描打基底的角度所詮釋的人物神韻，在寫實細膩之外，更有一種趨向情感的表現。

對日常風景的多面觀察

對蕭啟郎而言，觀察不只為了寫實，更為了展現出生活的情感底蘊，這一點從他的〈家書〉對一件作品的描述可以看出：「老人戴著老花眼鏡，是為了看得更清楚，但手中家書反倒刻意拉遠一些，這樣的動作與讀信時殷切的心情相應，是不是很有趣呢？竹椅、檳榔扇，暗示這是個炎炎的夏夜，而人物身上透出的暈光巧妙地點出日光燈發明前的年代，老先生的神情專注而輕鬆，可見遠行的人平安無恙，沒有初收信的急切與不安，或許他正在反覆溫習著那種充滿安心與期待的幸福。」從與筆者訪談時，蕭啟郎也頻頻注意筆者講話時的姿態來看，細膩觀察似乎是其銅雕創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種訓練。

從這個習慣也可以看出蕭啟郎對創作的堅持始終如一。蕭啟郎喝著茶娓娓道來：



蕭啟郎工作室一隅



蕭啟郎 母愛 30×28×48cm 青銅

「早期我創作都先從觀察亨利·摩爾、布朗庫西等大師名作開始，從風格上去學習大師的表現手法，拆解有機造形的點線面，思考為什麼要這樣做的原因，從大師身上找答案。雖然一開始會受到限制，但了解之後，融入自我風格與扣合主題性的發展，那麼要走的路就會自然浮現在那裡。」雖然早期的作品以失敗居多，但蕭啟郎認為有失敗才有成功，就如同建築物一般，必須先拆毀才會有創新的表現。

蕭啟郎在埋頭創作之際，更致力於蕭氏風格的持續深耕，因為他深知一件好的藝術作品，別人也許可就其技術進行模仿與創新，但藝術真正的精髓是創作者個人特質的魅力展現。也因此他強調一件作品的誕生需要多想多觀察，避免為急於成名而匆促下手。他就曾經有三年完全不創作，只觀察。在這之外，外界也不應一味地想要定位藝術家。每一位藝術家都是獨立而

多面的個體，他可以天馬行空、可以拘謹細緻，這都關乎個人的手法與心境轉變。標籤與定位不僅拘束了藝術家的表現，人品內涵又該如何定位呢？

在網絡飛快傳播的年代，蕭啟郎的藝術觀也融入了行銷概念。一件作品很好，但為何轉換成商品時，其價值卻無法彰顯？蕭啟郎認為，作品的誕生猶如人生老病死、起承轉合的故事發展，因此一件具有商品價值的作品，往往傾向販售故事，販售一種對生活美好感受的回憶或期待。當他評估一件作品可以轉化為商品時，其商品模式即會啟動，蕭啟郎透過國際交流、展覽巡迴、電視購物等讓藝術以商品的形式進入生活，藝術自此不再高不可攀。專司收藏蕭啟郎作品的行家也說明，收藏的目的不在增值或炫富，而是將回憶寄情於作品，並藉由作品陳述的歲月痕跡，分享這份感動給家人、朋友。將作品回到最原



蕭啟郎 童年戲曲 20×12×41cm 青銅

蕭啟郎 老月琴 42×30×60cm 青銅

初的悸動，並從人們的共同記憶中尋找落點，在情感的串連中進行對話與交流，就是蕭氏風格的魅力所在。

從創作、教學到行政的藝術之路

現在的蕭啟郎除了是銅雕藝術家，更活躍於各類社團中。他是現任中華民國資深青商總會副總會長，也是高雄市國際文化藝術協會理事長，其工作是致力屏除社會大眾對於南臺灣為文化沙漠的既定印象，帶領會員接受國內外、東西方藝術的薰陶，開拓與各國藝術界的交流，並定期舉行會員聯展提供大家近距離交流切磋的機會。蕭啟郎說明，他希望藉由這個平臺，將跨領域的、國際性的藝術因子引進臺灣，同時將南臺灣的在地藝術宣揚至海外。在籌辦社團事務之外，蕭啟郎也於多年前開始擔任東方設計學院美術工藝系教師，主要教導模型製作，並觸及設計素描

的教學。他認為素描僅僅是教學的基礎，他希望學生可以將素描的練習延伸到產品設計、建築製圖、視覺藝術等相關層面，並持續養成觀察的習慣。同時他也認為，一張畫的靈魂好壞，也會影響到生命張力的表現，所以他非常重視基礎素描的養成訓練。中軸線的判斷、明暗陰影的表現、立體感解析都是非常重要的，素描也是訓練手感、觀察力、判斷力最好的方法。蕭啟郎以作品〈春耕〉為例細細說明，每一件作品的形體如同一個方盒子，每一面方框既獨立存在，又面面相連，所以每一個方框先畫出來後，就會形成一個立體的樣貌……這番說明也展現了蕭啟郎身為教育家的那一面。在他的熱情與堅持中，每一個傳統題材、每一個常民人物、每一片日常風景，都接續著舊時代的腳步，都透過西方雕塑媒材展現了東方文化藝術的自信光彩。¶